



近
心
集
二

書
詩

~ 16
2395
2

集
十
二



2395
16-2

近齋集卷之三目錄



詩

崑崖宿潛廬申老晁家

平叔驪江寓廬敘悲以贈

清心樓誦凝齋公詩謹次其韻

神勒寺

宿楊花舟中

過梨湖有感

舟中雜詠二首

次李景心奎復除夕韻

新春遣興

平叔寄示梅詩答之 二首

次輿兒韻

寒食後二日自揚州先墓歸過震崖錦城尉亭

子小憩

聞汝成解官讀易喜而賦贈

大雪

崇禎三乙巳秋尤庵先生院宇建於 寧陵之

旁 上賜號大老祠親製文遣禮官致祭甚

盛舉也遠近諸君子用先生志感詩韻咏歌

其事愚聞而喜聳遂和之 三首

平叔在工曹直中敬次先人直廬示同僚韻余

遂技淚和之

喜雨三十韻

園林

悼金義興成之 晚根○八首

病餘西隣對話

示從子主簿宗輔 三首

送仲寬出宰安義縣

送汝成赴富平府

見金汝居

宅淳

內外旌閣詩軸有感遂題

冬夜步月

上元夜與平叔步出水閣橋徘徊翫月仍至駱

谷呼燭對話

送平叔出宰報恩縣

將往報恩出郭有吟

青川拜尤庵先生墓有感

過福泉寺登東臺

自上還庵向金剛窟

法住寺

寺僧宗訓出示吾從子宗慶今夏來遊時所贈

詩令我解顏遂次其韻以爲山中勝事

水晶峰

山行記所見

二一首

文莊臺

謁象賢書院臨觀長川有吟

聞寺鐘

濯谷訪金奉事士達

相進

竟日相晤歸後用盧

蘇齋呈成大谷韻奉寄

讀冲庵集感憤有作

留別平叔書贈七絕畧示勉意

別宗慶書贈二絕

入華陽洞

謁華陽書院

萬東祠

煥章庵

題華陽九曲

九首

遂翁草堂

戊申季秋過清州憶前戊申春兵亂事憤而作

詩

洪武歌

送汝成之任清州

哀金元執

履重

七章

戚叔俞公

彥錡

輓

金應教

履鏞

輓

悼李止卿

定載○四首

聞平叔赴西原習操作此以寄

二首

平叔在報恩任所正朝謁聖廟行焚香禮有一

詩寄示于余其詩以為今年即夫子降生之

歲將見聖人復出於吾東蓋 邦慶顛望之

時用寓善禱也余讀而喜焉遂次之

送外弟李士長端亨出宰咸悅縣

歲庚戌六月十八日 元子誕生臣民蹈舞謹

書此以見歡忭之忱二首

宗慶中庚戌慶科司馬奇喜自別遂書一律以與之

平叔久直 禁中有懷書示

病中撥悶

讀宋子大全二首

送族姪士受宗福出宰麟蹄縣追成贐章却寄

悼金奉事永叔履脩

歲壬子燈夕前一日即汝成周甲之辰也謹呈

詩祝賀二首

喜雨

金進士履文輓

金毅仲履弘輓二首

重陽

九日平叔在 禁直有懷寄詩

送金正甫方行出按海西

海西伯金正甫輓五首

九日汝成以書招余要與登高繼古人之躅余
奇其老興猶在強病扶策而從之夕陽眺望
盤桓藉草坐話飲一杯而歸吾輩晚年勝事
無過於此聊以識之

望月寺

寺樓看曉月

謁道峰書院

道峰敬次尤庵先生韻

暮春與金浦使君汝成登南麓李仁叟宜耆亦
來會

歲甲寅端午卽余之回甲也李景心先期送詩
作賀余感其意而答之

季秋至祝石嶺省墓

題慶陽樓

朝登斷髮嶺望見金剛霧羃萬二千峰不可辨

入山

到長安寺

秋雨竟夕投宿表訓寺

正陽寺

歇惺樓

天逸臺

宿摩訶衍

萬瀑洞

萬瀑洞謹次農巖先生韻

摩訶衍朝起見嶽色有吟

山中謹次三淵先生正陽寺韻

榆店寺

高城贈主人使君洪伯能 樂舜

至高城郡述懷

海山亭觀日出

海山亭謹次尤庵先生板上韻

海金剛

三日浦

四仙亭

午炊夢泉庵與權綱晦 常慎 金叔道 相任 二友

分路

通川途中

叢石亭

夕宿通川邑底逢綱晦叔道二友三日浦相別
時不期其再遇驚喜可知迎坐燈前各談其

所見水石之勝

東遊而歸索平叔少時夢金剛長篇次其韻以
記勝賞

亡室回甲日述悲

金正甫 顥淳 輓

敬次 御製親祭 皇壇詩韻

判書申公 應顯 輓

在昔戊午仲春先君子中進士置酒張樂以悅
王父母不肖方五歲亦知其喜年月今又重
回追憶往事不勝感愴謹書識之

牧使洪公 善養 輓 二首

重修鵠原禊詩

近齋集卷之三目錄

近齋集卷之三

詩

崑崖宿潛廬申老晁家

客行隨暝色申老有柴門馬渡寒溪水牛鳴亂樹原
通家元舊誼呼燭共情言百變感人事臨分愁更繁
平叔驪江寓廬敘悲以贈

爾寓驪江已六霜鹿車初意忽淒涼春風莎長孺人
墓秋雨樑頽岳丈堂新穀無收知鬻土寒衣未授憶
勤桑不如携幼西歸去兄弟相依漢水陽

清心樓誦凝齋公詩謹次其韻

黃驪峽束一江歸盡檻臨汀風滿衣八藪朝暉蒼靄
捲 二陵秋色白雲飛心清方愜茲樓好詩拙難描
勝境稀更棹小舟尋甓寺漸知幽僻世間非

神勒寺

寺多在山裏寺少在江頭具有江山美神勒最清幽
巖崖松檜被洲渚鷗鷺浮漁網懸無數曬日正素秋
採菌盈木器井上二僧留

宿楊花舟中

仰臥衆星近疑宿霄漢邊夜深風露淒寒冷屢警眠
江流長自喧魚龍猶寂然遠鷄應已唱曉月遲上天

沙工持炬火照看水入船

過梨湖有感

清心樓下放舟迴烟樹依依梨浦隈高榭知爲耐翁
築弱冠曾拜聘君來書聲疎牖風鳴竹詩意寒簷月
照梅三十六年如夢寐江魚沙鳥摠含哀

舟中雜咏

遇石舟人喧挽舟爭用力須臾過險灘相看皆喜色

其二

微風行舸緩捲篷坐亭午舟子藏綠蓑三日不逢雨

次李景心

奎復

除夕韻

遊齋集 卷三
何曾着得此宵眠耿耿孤愁小燭前已惜三餘虛度
日還慚五十未知天鴉棲林木留殘雪鷄唱村隣起
細烟且有新詩來桂谷羨君泥醉忘流年

新春遣興

老來自是慣逢新強解愁顏度此辰隣友借書宜永
日家兒供酒作陽春任他分外悠悠事滌盡胷中擾
擾塵庭樹經寒根蒂固開花應復悅幽人

平叔寄示梅詩答之

窓間一笑發君書梅癖詩情少日如渾忘山川遠相
隔依然共醉盛開初

其二

看梅爾寫憶兄書兄比梅高愧不如但喜香隨佳句
至心期猶照歲寒初

次輿兒韻

節序變寒暄閒中愁更繁年衰仍寡友身病便忘樽
窓日晴生影簷雲濕有痕時因課兒業還似舊書溫
寒食後二日自楊州先墓歸過震崖錦城尉亭

子小憩

吾宗都尉有樓亭粧點林間雲鎖扃花竹主人時不
在松楸歸客暫來停春風草色圍方沼斜日禽聲集

廣庭遙識幽燕行役苦車中應夢故山青

聞汝成解官讀易喜而賦贈

晚境工夫讀易宜無官正好得閒時須將理數勤推
究莫以文章擬繫辭

大雪

釀成三日結雲陰散下須臾丈許深舞蝶爭來紛萬
點飛禽不動寂千林詩垣白素無新語書室清虛有
古心今夜雷從何處動微陽一脉尙堪尋

崇禎三乙巳秋尤庵先生院宇建於 寧陵之
旁 上賜號大老祠親製文遣禮官致祭甚盛

舉也遠近諸君子用先生志感詩韻咏歌其事
愚聞而喜聳遂和之

祠隣 仙寢恍陪追天上風雲無盡時滾滾長江朝
海意沉沉微月墮弓悲廢興屋閣陰陽變祭祀蘋合
雨露滋呂叟想來文考見 聖心益仰揭扁辭

其二

闕宮庭配禮行追院立 陵旁又待時從古君臣稀
有此至今豪傑孰無悲貂裘薊雪心空壯麟筆王春
淚尙滋山嶽像高神宛在 天香遙帶侑觴辭

其三

河翁慟哭每年追五月還如七月時魚水終歸同一體麟經猶見述餘悲金戈日暮雄圖遠老柏霜寒積淚滋祠與華陽名並耀從今半世息詖辭

平叔在工曹直中敬次先人直廬示同僚韻余遂投淚和之

官清水部是閒司先子嘗云我仕宜蓮沼魚游春雨細柳階禽語午陰遲仲男持被還今日僚友投壺宛昔時書裏已知看石感塵箱拭淚送遺詩

前日舍弟書有草制石之感故云

喜雨三十韻

四月之雩罕有焉 王思 二聖式遵先種秧節早今猶昔憫旱心焦後似前既禱又酬三日內暫收旋降四郊邊侍臣方識 天顏喜上帝應監 聖意虔休咎庶徵稽禹範艱難稽事誦豳篇養民仁政元年自重本徽規 列聖傳憂國未遑安錦玉畏天常若惕冰淵古來災有流行者近歲民多岌業然八路賑飢仍繡察 九重蠲稅屢綸宣去冬三白無豐瑞今夏羣黎惜雨愆麥損西風村婦泣禾枯南畝野夫憐庚呼連歲嗟何活 丙枕深宵苦未眠誅魃宜憑揚霹靂焚魃何似走山川肇炎定識農時急祇祀惟祈

雨澤遒近密駿奔冠服潔明神載舉璧圭圓降膏是
日何桴鼓報惠明晨更豆籩惻怛祭文 雲漢色感
通妙理鬼神權縱看測器深三寸尚欠耕犁洽萬田
何幸雲隨風伯力翻成月入畢星躔舞來商鳥初舒
翼起得潭龍不用鞭夜聽如酥庭砌潤朝看似溜屋
簷懸向榮已動千山木生色遙添萬戶烟何但來牟
饒夏食且應稻黍熟秋天 聖心對越誠應格神惠
均周理不偏野外競歡紛蹈足市中相賀幾摩肩亭
名二字蘇公樂詩慰三農魏相賢并溢何勞垂汲綆
灘深亦不礙漕船民生休戚元關係天道災祥互幹

旋田在欲成含哺曲宮琴已撫阜財絃小臣亦與農
人悅聊把新詩頌有年

園林

吾詩廢復作新屋有園林庭結甘梨實墻垂側柏陰

已超泥滓陋

自泥谷移來故云

如坐皎霞深

皎霞亭名三清舊居

昨夜

清霜落蕭然一氣森

悼金義興成之

晚根

詞翰才高蔚妙譽經疑剖析服欄裾如何掌誥金鑾
手只作南行一注書

其二

賢父乘輅位亞卿名門子弟玉冰清五倫歌曲元先
法小學書中更課程

其三

北里宗人舉有云成之內行足芳芬自從永訣嚴顏
後伯父堂前服事勤

其四

仕宦唯憂學未專每當持被裹青編闢如地部猶能
讀深夜燈光坐兀然

其五

義興太守動雙旌我有長文爲送行已識仁心優字

牧南風側耳想治聲

其六

蕭蕭一屋負西門中歲無官靜自存獨抱舊書稀出
入有時騎馬過余言

其七

西日萱堂慘淚顏一時兄弟葬青山路人聞此猶腸
折况復平生托契間

其八

生相憐愛死還捐我病猶遲哭几筵惟有寸心靈可
諒生芻何必置棺前

病餘西隣對話

病客出門聊試脚主人開戶正怡顏卜隣幾月今初
至對榻斜陽未欲還池着蓮根藏活水窓留菊色納
寒山且思從此頻來往却恐吾兄宦未閒

示從子主簿宗輔

癡兒未了慮童子備官羞地處應殊別 天恩又渥
優顧名宜國輔輸悃詎身謀謹拙傳家法無貽老父
憂

其二

功勳平度大道學冶川深世襲靈芝馥家留喬木陰

能無墜詩禮方是貴纓簪有錄名崇孝須渠日誦吟

其三

寒門持本色戚畹懼新榮險路身難涉澆風謗易生
應無顏面廣且莫口唇輕厨院宵持被携書對燭明

送仲寬出宰安義縣

嗟子功名晚霜髭始佩銅蔭途才是屈俗吏志非同
家守仙源訓官思一蠹風為治先務在弦誦滿鄉中

送汝成赴富平府

吾祖桐鄉卽此州憑君為問舊碑留遺氓應誦當時
蹟採入須將邑誌修

見金汝居

宅淳

內外旌閣詩軸有感遂題

孝兒仍烈婦照耀兩丹門宛爾楓溪宅美哉仙老孫
淵冰耿餘志玕瑤翳芳魂昭代風聲樹衰爺泣 聖

恩

汝居自號臨淵
子故第二聯云

冬夜步月

孟冬寒尚淺明月好堪看有病還扶杖無眠獨倚欄
烟收靜樓閣木落瘦峰巒移步東庭立園開喜地寬
上元夜與平叔步出水閣橋徘徊翫月仍至駱
谷呼燭對話

老病吾猶被興牽出門聊踏水橋邊弟兄同步看新

月朋友相隨憶舊年列肆酒旗迷遠陌誰家歌曲響
寒天南山秉燭仍盤果且話清詩欲不眠

送平叔出宰報恩縣

爾官爲太守書生黃綬榮縣有五斗米不及養親但
養兄兄曰嗟余季與爾泣風樹官家香燭送助祭雙
旌乞服上墳墓 國恩已云厚私情亦粗伸弟曰兄
教我何以治吾民先人爲吏仁且清爾亦前日訓戒
聞兄今送汝無他語勉爾夙夜無忝報 君恩

將往報恩出郭有吟

遊人催去馬帶雨出城門山霧向晴意江沙落漲痕

掃堂知弟待看屋有兒存正覺身超脫秋天興自繁
青川拜尤庵先生墓有感

曾向蘇堤拜舊祠七分圖畫覲容儀今來遺墓寧無
感自是高山倍有思寒冽風泉倉下水昭回雲漢閣
中碑後生若忘紫陽學九地冥呵豈敢辭

過福泉寺登東臺

我到三山數日纔俗離遊興一筇催雲邊翠岫僧留
待霜後丹楓客趁來行處無非濯纓水坐時還是振
衣臺久因疾病全休飲勝地盤桓更進杯

自上還庵向金剛窟

逕轉林逾密斜暉在葉間遊人深處到樵子幾時還
霞氣通仙宅雲根作佛顏金剛名此窟吾似入蓬山

法住寺

定信吾離俗飄然入此山人行紅葉裏禽語白雲間
名刹元來大高僧自在閒林泉無盡興三日不知還
寺僧宗訓出示吾從子宗慶今夏來遊時所贈
詩令我解顏遂次其韻以爲山中勝事

醉下高峰宿梵家山僧對話月光斜香蔬甘果情宜
報欲贈新詩漬墨花

水晶峰

俗離邈迤四十里地介湖嶺擅其美山勢東自主屹
來合杳跳舞如龍起文莊之峰旣巉絕復有水晶峰
高峙客到古寺聽午鐘策杖扶上老僧從一山面目
斯總括橫看側看多態容瘦骨削立如碧玉秀色插
出如芙蓉仰視天王特雄拔尊嚴氣象羣巒宗下有
巢鶴飛千仞雲翻羽蓋祥彩彤我來正值秋旻晴四
顧虛曠心目清霜楓被壁爛如繡斜日照之圖畫成
忽驚飛雨驅風力洞壑陰沉萬松黑非是山靈與客
戲定教奇變閱頃刻更指龜巖蟠作臺石頭斷痕封
蒼苔中原術士曾來見壓勝要遏東輸財茲說詭恠

不足信聊爲古跡眼一開

山行記所見

紅葉如躑躅黃菊如辛夷不知秋色晚却疑暮春時

其二

山中五色雉羣飛舒長翼林木深以密鷹師獵不得

文莊臺

文莊積危石崩劣萬仞崇前視疊磨磴後望竦佛躬
飛泉懸三派各極造化功浮埃迥以絕別若開鴻濛
僧言陟其巔騁眺勢最雄伽椰與鳥嶺隱約橫蒼穹
晴日捲雲靄眼界廓四通聞來已可欣踊躍羣兒童

羣兒爭攀上緣壁猿猱同匍匐眩莫視慄慄如墜空
俄頃旋復降喧傳幾飄風老夫魂益弱逡巡坐巖中
步恐芒鞋滑行愁木梯窮舉頭轉茫然長嘯徒倚楓
平臨得龍華野色連林叢正堪賞蘊藉何必凌穹窿
搜奇固願欲蹈危自憂忡傍人休笑恟戰兢本我工
隋珠用彈雀兒曹皆愚蒙登華發太息尙憶昌黎公
謁象賢書院臨觀長川有吟

蒼石平鋪下有川川長遙與馬江連祠門禮訖臨流
坐沂水風光憶五賢

聞寺鐘

午日鐘鳴古寺門聽來吾有警心存一聲未斷先馳
去尙憶同安晦父言

濯谷訪金奉事士達相進竟日相晤歸後用盧
蘇齋呈成大谷韻奉寄

報客奴如鶴君歸林子廬濯心流水淨隨意白雲舒
重隱祠官後長談羨老餘平生傾蓋願吾欲講圖書
讀冲庵集感憤有作

嗟余小子冶川孫已卯諸賢仰益尊誰是當時錦山
守却令冲老死銜冤

留別平叔書贈七絕畧示勉意

知君已自有剛明且拓規模稍就平聽訟不如能化俗須思成趙二先生

別宗慶書贈二絕

衙中子弟處身難政事公門豈敢干東閣晨昏陪奉暇只堪深坐抱書看

其二

爾身修飭未宜輕先訓吾家有法程同居二弟皆冲藐趨步惟應視乃兄

入華陽洞

蒼巖白石洞天開水勢逶迤九曲迴最恨吾生百年

晚未隨杖屨此中來

謁華陽書院

武夷之山有九曲華陽之洞有九曲天生兩賢任斯道地亦一般藏高躅既仁且智宋夫子所樂高山與流水流水曲曲清而幽杖屨閒憩蒼松倚逝者如斯盈科進深悟孔孟所觀理巖棲齋中講席開弟子執經牲牲來往事至今章甫嗟斯文振作何盛哉先生道高世不捨只留烟霞鎖巖野先生志大在復雪功成欲返丘園臥嗚呼此計竟杳茫 寧陵松柏暮雲荒鳳逝麟亡劇可悲楚山霜氣何淒涼古洞山水魂

應樂院宇翼然臨泉壑心法寒潭懸秋月形像素壁
留喬嶽我來拱立庭階東百年益仰門墻崇 天子
遺廟在咫尺春享秋祀一體同且巡齋舍聊徘徊願
抱麟經讀其中

萬東祠

國有 大報壇州有 萬東祠 君臣同一心百世
永有辭 二帝宗廟墟芬苾乃在斯 皇恩不可忘
吾東祭祀宜使臣得 御筆奉歸左海湄刻崖老僧
護揭虔合憑茲先生久有志弟子追成之丹青飾廟
貌簠簋具禮儀門前有流水尚含朝宗思薦用 大

明稻茲事亦云奇楚昭祭茅屋舜祠在九疑此義本
皎然彼哉或不知煌煌三大字猗歟我 王爲

煥章庵

名寺自無數吾獨愛斯庵崖鑿 皇帝筆雲閣耀青
巉僧示尊周錄往事頗能談緇徒尙如許大義衆所
咸遺管香不沫摩挲淚自含煌煌克復訓一句誦再
三携僧步澗壑遐眺倚松楠前對洛陽山俯臨金沙
潭所重在春秋何須評林巖

題華陽九曲

擎天壁

清泉流自緩蒼壁撐天起巖巖千仞像懷我宋夫子

雲影潭

澄潭明似鏡雲影共天光活水觀心妙知自朱紫陽

泣弓巖

鼎湖弓墮日痛哭每登臨泉聲帶餘咽過客亦悲吟

金沙潭

沙明石逾白空潭本自清正須洗我心豈但濯我纓

凌雲臺

蕭森松檜裏翠壁上干雲白石何齒齒流水何汙汙

臥龍巖

窪坎旱不渴尚疑龍蜿蜒僧指石罅裂云是蟠處穿

瞻星臺

穹石倚青天攀登星可捫有時輕風至吹水蹙成紋

鶴巢臺

清唳如可聞羽衣棲高巖松杉落影處水色碧於藍

巴串

入洞多奇石到此大盤陀澄溪巴字回宛若江之巴

遂翁草堂

當日從師地惟餘一草堂黃江真像返

影幘曾奉於草堂今已還

黃江是處舊書藏流水皇祠下寒松院宇傍曾聞

奉于

傳直字大義闡逾光

戊申季秋過清州憶前戊申春兵亂事憤而作

詩

兒時聞長老亂離說戊申崔相夜告變鼎沸都中民
門庭生巨寇憂甚南北塵自幸我生晚兵革見未親
今過清州境歲甲適復臻清州亂所始却憶變起辰
湖西作巢窟一道附逆麟嘯聚安城塲習陣素沙垠
欲言已豎髮追思愈傷神上黨幾里許駐馬問行人
指點如可觀雲山連碧旻往事重扼腕百雉空嶙峋
喪車潛載兵德溥開門闥堂堂李將軍罵賊同杲巡

南公信凜烈洪公尤絕倫痛彼投降輩凶魁罪與均
朋黨吁可畏叛君竟陷身英廟奮聖武元帥凱歌
陳于今六十年八域囿陶勻龍蛇化赤子益仰兩
朝仁當宁興感恩先朝多勲臣哀贈復宣謚
賜祭垂褒綸子孫被召見拜謝環北宸記功紆異
數瞻聆聳衿紳居安不忘危聖心常惕寅莫道歲
運惡吉凶元相循行旅安道路詠歌太平春

洪武歌

洪惟皇帝明太祖洪武戊申臨九宇如今又見戊
申回令人却憶時洪武鐵木腥塵長夜後文物赫

赫如亭午 大明國號天下尊諸侯悉來朝中土宮
殿新成不丹青壁上衍義昭日星茲事足見垂宏謨
朱氏寶祚將千齡如何甫及二百年禮樂盡化爲臊
羶萬壽山上金燈明山鬼夜導 帝駕前我東舊蒙
視內服 皇恩再造河無極志士羞稱順治號遺民
泣抱 崇禎曆每年三月 大報壇祭祀 天王走
百官况逢此歲意如何風泉一吟增感歎我 后尊
周 先志遵孟春祇謁禮更新 綸音字字懷 天
朝 天朝陪臣淚盈巾黃河再澄豈無期玄機陽復
理可推願見中國真帝出文明復如 洪武時

送汝成之任清州

有地莫如華陽谷爲官當作清州牧華陽泉石非徒
好可愛先賢所嘗卜 大明乾坤闢一壑 聖帝御
筆鑄巖腹逶迤水勢萬折東翼翼 皇廟依林麓不
知腥塵滿中原惟見日月照九曲去年十月吾遊此
禪窓坐閱尊周錄慈翁長篇入我眼令我盥水三回
讀翁曾摳衣大老門麟經微旨講素熟君是曾孫守
茲土定到庵中感舊躅淚如冽泉續遺詩分付山僧
藏古麓 天子祭田議增置且思捐俸葺廟屋賢侯
此政知先務庶扶大義勵頽俗

哀金元執

履重

七章

嗟嗟元執有赫其門仙源之後水北之孫
嗟嗟元執允矣雅士旣敦其行才亦孔美
嗟嗟元執五日其饑弗榮而顯終于布衣
嗟嗟元執密翁從子賢而固窮乃叔是似
嗟嗟元執俞兄之甥我初覲子眉如舅清
嗟嗟元執吾婦族姪匪直姻好情以友密
嗟嗟元執葬于露梁我病莫送涕淚滂滂

戚叔俞公

彥錫

輓

大阮文騷逼屈原名家才子季隨昆連題鴈塔兄先

逝屢試牛刀弟獨存可惜劉公終下第如何于氏未
高門我於二叔童年熟再寫哀詞老淚痕

金應教

履鏞

輓

真心慕古善哦詩淵老曾孫傑出奇石室誦書江水
凍抱山廬墓柏風悲忠良正是科名好經濟無如宦
業卑藥譜平生曾慣閱沉痾何不自爲醫

悼李止卿

定載

昔哭吳士執今哭李止卿斯文日衰替踽踽傷餘生

其二

威儀飭無惰論說剖入微潛心成大業吾謂子庶幾

其三

蘭襲未云久芝焚良可歎寥落沙川門無人傳緒餘

其四

但聞君枕塊不知君已死初爲弔君來却弔君之子

聞平叔赴西原習操作此以寄

知君曾未六韜窺強赴西原習操期節度使前軍禮
見書生忽作一褊裨

其二

十月霜寒鼓角聲豺貅十萬擁重營時平未忘綢繆
策戡亂餘憂上黨城

平叔在報恩任所正朝謁聖廟行焚香禮有一
詩寄示于余其詩以爲今年卽夫子降生之歲
將見聖人復出於吾東蓋 邦慶顛望之時用
寓善禱也余讀而喜焉遂次之
宮墻數仞望巍然清曉焚香步折旋須看五星東海
照聖人應復降今年

送外弟李士長

端亨

出宰咸悅縣

遷

園將作勞

恩典迥超常直不由詞訟何曾試

講章雙鳧辭

北闕五馬向南方清白承家操殫心

答 聖王

歲庚戌六月十八日 元子誕生臣民蹈舞謹
書此以見歡忭之忱

廟虹宮霽瑞輝凝天與 元良衆賀騰魯女昔聞憂
漆室唐堯今見降丹陵管絃喜氣通衢匝金玉榮光
壽域登自幸賤臣詩有驗五星庚戌祝先曾今春賤臣次家
弟正朝謁聖廟詩有
聖人降今年之語

其二

萬姓齊歡集 闕門吾東六月誕 神孫呱啼 嬪
室天人降抱入 妃宮 聖嗣尊少海前星民且覩
泰山磐石 國長存本支百世周家事自此螽斯漸

茂繁

宗慶中庚戌慶科司馬奇喜自別遂書一律以
與之

喜爾能叅此榜中今科不與凡科同名呼 禁苑身
攀日樂下勻天響轉風五載折蓮三父子二更夢馬
一兒童佳辰志慶那無飲月白花黃歲又豐

平叔久直 禁中有懷書示

三山阜蓋夢還疑鎖直蓬萊今幾時頻候 尺衣渾
喜色常持公服自端儀蔭途身似登科貴戚里心如
食藿卑報 國夙宵惟盡分離家旬月敢言私

病中撥悶

病臥三春度庭前已綠陰有書還闔眼無事却澄心
猶睡門逾靜鶯啼洞更深爐烟茶午熟何用酒杯斟
讀朱子大全

朝讀朱子文暮讀朱子文江漢與秋陽痛快同十分

其二

地負而海涵前後有二老苟欲尊其書莫如行其道
送族姪士受宗福出宰麟蹄縣追成贖章却寄
風流真不俗雪嶽未應輕石乳民將告丹砂縣可成
花籌臨甲歲竹葉泛官觥我愧三淵叟名區負一生

悼金奉事永叔

履脩

昔我往溪室講道拜密翁翁有長男賢詩禮承父風
我留宿村家聯枕一燈紅深宵聽長話多入理窟中
孺染固其然妙識自明通玉樹愛清儀金蘭托深衷
翁亡吾輩慟典刑幸不空淵源勉盛業麗澤資陋工
早知君家貧簞瓢兩世窮蔭宦藉名祖斗祿祭先公
穉恭書報我昭昭信蒼穹蒼穹竟杳茫純明澤未蒙
母子相繼逝行路亦傷恫先藁委塵箱收拾尙未終
君應含至恨朋友涕盈瞳吾老獨抱經討論誰與同
歲壬子燈夕前一日卽汝成周甲之辰也謹呈

詩祝賀

玉流洞裏舊兒童紫閣峰前今老翁竹馬故人題賀
語喜君花甲尙顏紅

其二

奇氣雄詞摠不衰爲君遙占百年期若教病我延頑
齒黃髮鳩筇日日隨

喜雨

憂旱農家已月餘今朝甘雨下犁鋤風聲習習真先
驗雲氣冥冥竟不虛遙識田中麥苗潤近看庭畔菜
花舒老夫含哺無他願秣黍秋來祝滿車

金進士

履文輓

操心自可藥沉痾早歲家庭襲訓多口裏低聲如處
子筆端疑義若長河高才未展惟蓮榜大業難窮便
薤歌聞道篋中藏禮說能無遺恨卒編摩

金毅仲

履弘輓

世德君家歌五倫密翁之姪又端人茅容斂膝真爲
學原憲終身只是貧平日貞應爭鐵石中年化忽若
泡塵妻亡一月還同葬曉發輜車咽四隣

其二

俞兄宅裏兩甥兒昔我曾看髣髴時揮筆各能窺妙

法讀書唯欲解微辭深期尺璧雙揚彩那意荆花再
墜枝姻戚交情今里巷渭陽相對涕同垂

重陽

重陽無風雨天氣清而溫少年爭登高老我獨掩門
庭畔數叢菊蕭條晚更存賴汝作佳辰何必千朵繁
愁中亦有樂多病強把樽今夜那無咏涼月又入軒

九日平叔在 禁直有懷寄詩

少日紅萸滿插頭老來黃菊却生愁年光流轉元常
理且把芳樽度暮秋

送金正甫

方行

出按海西

儒雅清名國子師威風亦足鎮西維甘棠布政承家
法應似先公錦水時

海西伯金正甫輓

公行西重首陽山乍捲檐帷民識顏牙纛忽成旌翼
返滿途歌哭數旬間

其二

茗老清名一代完餘風池上鳳毛丹從來厚德難高
位兩世俱爲二品官

其三

南郡分憂對簿書桑麻湖外暎田廬只因戀 闕來

京國自是榮途意本疎

其四

文雅端嚴負重名清晨太學坐先生歐公正欲興多
士二載遷官志未成

其五

我昔交公自弱冠通家姻好兩相歡升沉末路雖稀
跡也有心期到歲寒

九日汝成以書招余要與登高繼古人之躅余
奇其老興猶在強病扶策而從之夕陽眺望盤
桓藉草坐話飲一杯而歸吾輩晚年勝事無過

於此聊以識之

故人一札喚相將病我猶能陟彼岡賞菊聊爲前輩
飲插萸難學少年狂丘蕭瑟深秋氣樓閣分明夕
照光衰齒居然俱六十不知看得幾重陽

望月寺

松林怕虎跡樵逕喜人聲古寺終應到幽筇且緩行
登高浮世小凌險此身輕老釋稀看客相逢却復驚
寺樓看曉月

清光高處占望月寺爲名露濯三秋淨雲披五夜明
詩篇孤客咏梵偈老僧聲且待曦初上吾思向院行

謁道峰書院

祠門松檜水聲邊下馬來趨意肅然院奉兩賢真得地峰高萬丈正參天鳳儀舜世心思挽麟筆王春法有傳半日徘徊難寓慕抱經吾欲住多年

道峰敬次尤庵先生韻

翼翼堂高仰繼開泉流曲曲抱巖迴躬瞻遺躅如攀誨豈爲閒遊漫往來

暮春與金浦使君汝成登南麓李仁叟

宜者

亦

來會

可耐寥寥度數旬登高聊與賞餘春正憐幽鳥如吾

友且惜殘花似老人話入樓臺今古事眼窮城市往來塵莫辭杯酒頻相勸明日金陵別意新

歲甲寅端午卽余之回甲也李景心先期送詩作賀余感其意而答之

平生心事却差池鏡裏頻驚已皓眉星轉桑弧初設歲節回菖葉始抽時感君佳句勤相賀愧我疎才謬見推自是蓼莪悲慟切稱觴豈肯許家兒

季秋至祝石嶺省墓

兒今六十一來掃拜墳前久抱終天慟重回墮地年端陽唯謁廟是日不張筵霜露秋成月松楸淚似泉

題慶陽樓

官居占地地鍾靈背置奇峰似帽形更指高樓含物
色忽看斜日照丹青野雲淡淡來虛牖池柳垂垂拂
廣庭雪嶽清風移到此弦歌新邑且應聽

朝登斷髮嶺望見金剛霧羃萬二千峰不可辨
泠然風灑面振衣立高岡霧中萬峰隱不辨但微茫
遲回待呈露且坐進一觴題詩報嶽靈爲我吐山光
雖非斷髮人同是意清狂

入山

丹楓千樹復萬樹我行悠悠水石間不知天中白雲

起却疑山上更有山

到長安寺

疊壁層巖送我行嵯峩亂石馬前生濕衣不盡唯雲
氣吹耳無停是水聲一洞幽森松作列三峰靈秀佛
爲名居僧誇我樓臺好金碧煌煌照眼明

秋雨竟夕投宿表訓寺

白華午憩聽流泉表訓歸來已暮天一洞烟霞僧入
定萬山風雨客留眠鐘音寂默心俱靜燈影圓明性
與全深夜欲呼雲衲語魁奇誰似太顛賢

正陽寺

金剛秀色擅三韓萬二千峰白玉寒
淑氣湧應通帝座奇形造是役靈官海東敢道開邦小天下方知爲
嶽難自愧老來無健句名區恨不少時觀

歇惺樓

楓林雨洗淨無埃獨上高樓眼正開
翠髮爭妍皆骨立白頭如揖衆香來
初含朝日晶光爛新閱秋霜氣象
鬼天逸臺前更何似遊筇移去且徘徊

天逸臺

天逸臺前一舉眸玲瓏銀色萬峰稠
只堪坐識毗盧面何必崎嶇陟上頭

宿摩訶衍

庵小逾清絕香城在背高冥棲有孤釋
幽討待吾曹崖氣長爲霧松聲自作濤
疎燈歸夢懶良笑世人勞

萬瀑洞

洞口斜陽瀑布明遊人策杖與僧行
山中雲霧多仙氣水上楓杉稀鳥聲石老驚
看楊氏筆川長欲較朴淵名奔流百道何時盡
前去澄潭八曲成

萬瀑洞謹次農巖先生韻

入洞路轉幽水復山又重宿雨漲綠溪
斜日稠赤楓大風助瀑怒震撼萬壑中
欲知源發處迥自毗盧峰

紛飛千尺雪凜慄四時冬澄潭或演漾蘼影倒杉松
我興殊未已秋氣肅昊穹仰視香爐屹大小抽芙蓉
何林有巢鶴何淵有蟄龍高詠屢移步澗西復澗東
摩訶衍朝起見嶽色有吟

自愛朝暉步澗阿清秋攀桂起高歌僕夫不識香城
色報道前宵雪下多

山中謹次三淵先生正陽寺韻

洞府昭明境若空琮琤流水盡清風眼寒白雪生千
亩心醉紅霞立萬楓鶴羽孤棲雲在下鸞笙遙起月
懸東淵翁詩句方能寫謙老丹青可與同

榆店寺

石塔禪教妄琳宮佛力奢祇園多寶樹法界有蓮花
吾道難防寇愚氓易棄家名藍詩料足還是助浮華

高城贈主人使君洪伯能

樂舜

客到官窓霽旭初主人樽酒有嘉魚羨陂一別寒星
散滄海相逢白髮疎興入靈岑新物色話傳函席舊
詩書恨君臥病同舟失三日湖邊意悄如

至高城郡述懷

曾祖爲官此郡臨居然八十一光陰蒼茫古蹟有誰
識磨滅遺碑無處尋仙浦早聞王父語海山今入小

孫吟也知物色應依舊往事偏多感慨心

海山亭觀日出

頗怪滄溟出日遲寒風危檻立移時光涵萬頃應經
浴影閃千山始欲窺龍自天門紅燭吐蜃從何處碧
霞吹扶昇一軸明寰宇桑樹功高也亦知

海山亭謹次尤庵先生板上韻

長流日夜自無心大海真源不可尋好是亭中留遠
客還從天際送飛禽七星峰列丹霞積兩壁龜趺翠
樹深尤老詩篇應第一今來小子敢攀吟

海金剛

皆骨經來面勢張海中亦自有金剛千巖插地多奇
詭一水連天極杳茫不必乘舟方睹景正須登岸足
望洋莫因風厲催歸去搖蕩空明又夕陽

三日浦

難忘三日浦山水共清妍窈窕雲爲界空明鏡有天
永郎眠處石太乙泛來船更指登亭客相望盡是仙

四仙亭

高亭出世間縹緲神仙觀青山對窈窕白水俯汗漫
繫舟始登臨舒嘯頭幘岸忽遇二君子且喜吾得伴
論詩如宿契愛景酒一喚四仙齊舞否層巖拍手看

亭傍有巖名舞仙

領畧湖山形郡誌如圖按峰應邵子卦六
六翠黛攢蜿蟺清淑氣蓋自鴻濛判石門與獅巖指
點窮涯畔丹書壁顛上香碑崖腹半茲境儘勝絕十
洲寧容換於焉可百年烟霞飽賞玩回首問永郎遊
何三日但青鶴去不返白鷗羣飛亂簡易詞雄健澤
老句璀璨尤翁留大筆正氣蒼石貫摩挲感古跡盤
桓起三歎可惜伐松客終慚斧柯爛樹木雖少遮風
光猶不散斜陽復沿洄意欲凌霄漢

午炊夢泉庵與權網晦

常慎

金叔道

相任

二友

分路

扶筇聊小憩庵舍午生烟兒奏琴中曲僧談夢裏泉
四仙歸後地二子別時筵茲會知難再孤吟意惘然

通川途中

客路環滄海行行踏白沙風高洲上帆烟遠島中家
龍怒銀濤湧鷗驚雪羽斜回頭發孤咏九月見棠花

叢石亭

石如林木叢叢雜不知數羅列拱巨溟奇詭萬狀具
或如人身立或如鬼形露或如屏障擁或如屋角附
或蹲而為虎或伏而為兔我來心已駭行緩雙目注
如星隕碧空如玉積玄圃縱橫數里間合沓相掩互

箇箇皆六稜法像妙難悟疑與白雪花同是玄精
海中四仙峰屹若砥柱固影浮鰲背聳勢捍鯨波怒
峰峰各十丈雲根束以聚削如揮斧斤整如用尺度
禹貢固有怪爾形巧偏賦造化費意匠設此良非偶
欲尊百谷王左右森衛護異物必用多重重大排布
遂成一靈府擅勝關東路尙傳永郎徒婆娑於此住
亭子據斷岸高飛如鳥羽礎用重三隅四棟含雲霧
象彼水中立人工天意願軒檻雖不設中虛容散步
遊客此淹留醉歌忘日暮

夕宿通川邑底逢網晦叔道二友三日浦相別

時不期其再遇驚喜可知迎坐燈前各談其所
見水石之勝

不料重相遇燈前喜倒衣吾從叢石至君自九淵歸
愛說雲根束驚聞銀漢飛幽探誰最健自愧少年非
東遊而歸索平叔少時夢金剛長篇次其韻以
記勝賞

關東有名山扶輿淑氣結道途四百里遊覽三旬閱
世人自匏繫視如龍肉說我有烟霞癖尋常思奮逸
迢迢斷髮嶺可望不可越延情到白首年已六十一
借馬金城縣行及未冬雪不憂疲筋力深悟暢氣血

入峽秋色好菊花正堪折金剛脚便到山峩水勢瀟
已覺滌塵曾回頭笑乾沒滿壑楓葉鮮紅似春花發
奇峰萬二千皓雪間翠髮中國所未有他山皆瑣屑
雨後萬瀑喧我行繞木末素泉飛且舞餘沫濕松栝
蓬萊字不滅氣勢爭崒屺僧言此洞裏朱夏無炎熱
普窟懸銅柱洗頭玉女潔忽上隱身臺滄海翻落日
策杖入榆寺藤蘿互連綴爲問龍淵湧宛聽鸞笙咽
泛舟三日浦丹書入眇矚幽賞亦已多石崖兔踣跌
自疑挾羽客歸來猶恍惚老身幸無恙兒子色歡悅
吾弟嘗有夢仙岑弄雲月覺來口語豪大篇揮倉卒

兄雖踐真境讓爾陶寫畢壯觀紆餘思吾又夢皆骨

亡室回甲日述悲

已死星霜換初生歲日回夫妻同一甲存歿有千哀
未得偕衰境何心獨壽杯女孫新入抱泉下尙知哉

金正甫 顥淳輓

仙源門戶耀光輝惜子寥寥老布衣詞律自成千首
富人生只得七旬稀萱堂西日啼應苦棣萼南天淚
正飛纔見三哥蓮榜捷須臾賀弔互玄機

敬次 御製親祭 皇壇詩韻

每歲 皇壇祿享親 大明紅發苑中春周文獨秉

爲今魯舜祀猶存宛是陳北地腥塵迷 帝駕東天
靈雨灑人巾 奎章滿帶朝宗意家法無忘 二聖
遵

判書申公 應顯輓

德業文章有象村公能趾美是賢孫鑿坡詩句承華
獎玉署風稜獻直言歷事 兩朝心益勵竟躋八座
齒俱尊名留壽閣歸無憾况復緋衣肖子存
在昔戊午仲春先君子中進士置酒張樂以悅
王父母不肖方五歲亦知其喜年月今又重回
追憶往事不勝感愴謹書識之

先子蓮科戊午年白牌拜獻二親前春園奏樂花方
發夜院張棚月復圓五歲穉兒猶記憶六旬人事倏
推遷于今遺恨違回榜說向諸孫淚泫然

牧使洪公 善養輓

唐城巨闕有伊人蔭路棲遑自晦身 椒掖戚聯兢
日夕梅軒政布藹陽春才優只得躋三品氣健還違
滿八旬孝子星奔行道涕交情那免倍傷神

其二

玉貌令孫見已先及登公席益欣然慎言姿性元來
好寡慾精神自得全正擬追隨歡暮境忽悲存歿隔

重泉一經曾識籀金換餘慶高門定有賢

重修鵠原禊詩 絕筆

歲戊午十二月二十七日修鵠原舊禊設會
于貞西之舍記昔甲戌之秋赴會蒼谷有口
占五律遂為諸君誦之乃復用其韻自賦一
首仍令在座者咸和

星周回戊歲舊禊喜重成本用蘭亭事仍通花樹情
感深三世久歡洽百盃清無忘鵠原字和湛弟與兄

近齋集卷之三

近齋集卷之四目錄

書

上漢湖金先生 元行

上嚶嚶齋金公 用謙

上外舅金公 時完

上茗泉金公 時榮

上仲舅石隱俞公 彥民

上止庵金公 亮行

與鳳麓金公 履坤

與蠡齋金公 履復

與金公

芾行

與密庵金公

砥行

近齋集卷之四目錄

近齋集卷之四

書

上漢湖金先生

元行

冬候久暖伏問此時道體若何人客叢集應接浩繁
 固有妨於頤養而其中從學講質者亦多則教育英
 才亦君子之一樂伏想不以爲疲也嚮日之進拜也
 猥蒙不鄙俯垂勤誨提示蘊奧開發蒙蔽使此心竦
 然如有立充然如有得益知理義之可悅其爲薰炙
 深矣仰領德意敬佩無斃實欲坐了春風以至一月
 之久而顧勢有難留未免遽爾辭歸伏恨之極中心

如結先妣誌文既承盛諾文字未成之前感謝已切若得終賜發揮則私心榮幸當復如何古人云葬不得韓公銘猶無墓也昌黎特一文章之士耳而當世之人猶取重焉今門下以道學之正而兼文章之高一言之重足以傳信來後則世之欲顯其先而爲不朽之圖者宜乎咸歸控請於門下也况門下於我先妣既爲內兄於其德範之素亦當知之熟矣敘事則有據也立論則非私也得此表章可示久遠妣墓之文不於門下奉請而將請于誰哉此前日所以屢陳哀懇而不知止者也更伏乞深加矜諒而留神焉餘

只祝道養增衛不備

上漢湖金先生

明德非性是心

明德之非性是心不待其下具衆理之文可見卽其虛靈二字已可知其爲心如以明德爲性則性豈靈底物乎以是知明德之非性也如曰人之所得乎天只說性而中間以虛靈二字說心云爾則文勢語脉恐亦不然

聖凡心本無不同

聖凡心之本無不同不必廣證羣經只就明德本文

近齋集 卷四
章句看則自明德者至者也二十四字元無見聖凡不同處至但爲以下始見有聖凡不同處

心與氣質之別

心氣之精爽也氣質氣之粗也如以心爲氣質則精粗混矣氣質之清濁粹駁有萬不同心果氣質則心之清濁粹駁亦有萬不同矣此豈理也哉心若有本濁本惡者則下愚何以有道心乎

虛靈之氣不可作清氣看

氣質可以清濁言虛靈之氣清字着不得其爲氣也只虛靈而已清氣聚而爲心濁氣聚而爲質之說果可疑如使濁氣聚而爲質則聖賢之氣質何由而清明乎初欲活看以爲氣質固有清者而比虛靈之氣粗有渣滓故謂之濁氣矣更思之終覺未安自今欲捨之耳

右四條卽前日承教者而歸而思之終見盛論之不可易也輒敢就其中叅以愚見而畧解之如此未知果不失盛論本意否也

理與氣合故虛靈虛靈二字分言之則虛當屬理靈當屬氣耶愚意虛靈二字不必如此分屬虛靈皆氣也而氣不離理理在於虛靈中矣如此看未知如何

理無作爲氣有作爲心合理氣者而常活易動終是
氣爲主耶

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此體字是體用之體耶體段
之體耶胡雲峰以爲本體之明又是說性則是以此
體字爲體用之體而愚意則此體字卽體段之體非
體用之體未知如何

氣質與形質自不同矣氣質二字又分言之則氣陽
而質陰氣是載乎質者質是涵其氣者蓋亦二物也
然則所謂氣質非獨指四肢百骸中流行之氣實兼
資質而言之蓋氣質之氣卽血氣也氣質之質卽資

質也合而言之曰氣質如是看似爲詳備性理大全
朱子說曰稟氣清明而賦質不粹賦質純粹而稟氣
不清以此觀之氣質明是二物也故曰氣質之名以
一身上氣兼資質而言之者也未知如何

氣質與資質亦似微不同氣質氣底意思多資質才
底意思多此氣質與資質之所以異名也耶

致知之知非智非知覺卽知識之知也補亡章人心
之靈莫不有知之知雖似知覺而實有可辨者人心
之靈之靈字固是知覺而莫不有知之知字卽知識
蓋知識出於知覺人心之知覺靈故莫不有知識也

然則莫不有知之知亦不可便喚作知覺此則似無可疑然或問曰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此處又似說知覺是誠不能無疑故敢以仰質耳

上漢湖金先生

盛諭辭旨再拜謹領有以見謙以自牧老而好學之意愈益不倦足令年少新學之懶惰荒嬉者愧而知警竊深感歎歛衽起敬也至於篤志不懈吾黨有人等教固出於誘而進之之勤意而實非如胤源庸鈍者所堪承當殆如焦僥之千勻徒增茫然赧汗而已

上漢湖金先生

讀大學半年尙未透夢覺關頭恐爲尹和靖之罪人實深愧慙明德之義曾聞盛論頗得領會矣竊復自思終有可疑此未免更數長廊柱而然耶其說錄在別紙

別紙

明德固是心不可謂之性而但明德傳顧諟明命小註朱子說曰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此處又似以明德爲性者何也若曰便是與直是之意不同則首章小註曰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此理具足豈非直是性耶便是

與直是意亦未見其有異也然則所謂便是明德云者果以性爲明德耶抑以得此性而貯之於中者心也故曰所得以爲性者便是明德耶朱子此說必有曲折幸指示破惑

今有一說明德固非性而亦不可便喚作心當以心之才能伎倆看此與盛論所謂心之尊稱者小有不同未知如何

經文首章小註朱子說曰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此處蓋以心與明德分而言之矣以此觀之明德似不可直喚作心

或問曰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慾利害之私此處又似分明德與心而言之抑其文勢適然耶

竊復思之程夫子嘗論中之義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卽天地中之爲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而便指中爲性可乎以此例之則明德者所以狀心之體段自虛靈不昧而立名而似不可便指明德爲心未知如何明德之非性固不難知而惟其直喚作心與看作心之才能之分有難的決幸賜明教

上漢湖金先生

中庸雖不全廢困暑不能劇讀方知當夏讀書肝膈生涼者非退翁學力則難矣此書極微奧最稱難讀初學尤豈能曉解時到疑晦處實欲稟質而嘗見朱夫子以學者不能致思而泛然發問爲戒以是姑不敢獻疑耳湖右通文又發至及於心性之辨其肆詆毀似又甚於姜通矣此何足有損於門下而爲近日風習竊不勝駭歎之至亦未知如此紛紜畢竟何所止泊深可憂耳溪室丈仲春嘗一往見而酬酢間果畧及華陽碑事矣此文所論頗與門下不同其言蓋

曰漢湖只當論其文字得失而已不當使之勿立其碑也云云義理無窮意見難齊實非如愚昧者所敢與知耳

上漢湖金先生

聞華院有大起鬧之事極是變恠不勝驚心况其人非他人是先賢之後而乃自陷溺如此豈不益可羞駭乎以門下道德之光而橫被詆毀實士林之所共憤惋然叔孫臧倉之毀從古聖賢之所不免則其於盛德何損哉伏想處之當泰然也

上嚶嚶齋金公

用謙

練冠備要但云如初喪之制不言改纓與否南溪曰
從本冠改之觀此則斬衰練冠之纓不可用布似當
用麻而腰經既已變葛類則冠纓之獨用生麻亦似
不可然則腰經用葛冠纓亦以葛爲之腰經用熟麻
冠纓亦以熟麻爲之耶

小祥後有履用繩麻之文而近世人多不用之仍
用初喪菅屨未知其何意抑有他可據者耶屨與杖
不同似不可仍舊若必從禮則改之無疑耶

俗制直領小祥後似亦當練而禮書不言南溪以爲
非正服故不練云而此似不然正服旣練則俗制直
領宜無獨不練之義恐當包在於不言之中如何
行者哭婢斬衰喪所帶生麻帶小祥後當改以熟麻
或葛耶當改以布耶禮不下於微賤其所帶非腰經
而只絞帶也則似不可同於腰經而用葛類亦當從
其主布絞而以布改帶耶

上嚶嚶齋金公

斬衰練服緝邊與否本來愚見欲守巍巖說故前日
奉質諸禮時此一欵獨不提稟矣近聞任成川丈欲
一從功衰向輕之義力主緝邊未知意下於此勘定
如何斬衰之服練而緝之誠有如巍巖所譏朞斬之

嫌而任丈以爲斬衰三年之文特蒙始初而言非三年仍斬之謂此是此禮肯綮乞賜剖示俾不迷於所從如何

上廖廖齋金公

俗節原其取義在於燕樂之辰 國葬前廢之亦可也而或言親喪三年內不廢先廟俗節參則未嘗以其燕樂之辰爲嫌云此說如何親喪葬後則祭祖先故俗節亦行之而 國葬前諸祭皆廢則俗節燕樂之辰便是時享之小者行茶如常終似未安耳 朔望之禮最畧只是一盤果故諸先賢皆行於 國

葬前矣近來人家或行或不行而議論以爲 國制大中小祀停廢則朔望亦小祀也不可行云此說恐似過當大中小祀本指 國家祀典而言而大中小之文若欲通看於公私祭祀則在私家大祀如時祭練祥禫是也中祀如忌墓祭是也小祀如俗節是也朔望則不可謂之小祀遂翁所謂不成祭祀云者直正論也旣不成祭祀則似無不可行之義伏望指教

上外舅金公 時完

慕仰常切伏奉下書辭意諄篤矜憐弱質之善病示以攝養之道深荷眷愛敢不遵戒嘗自春夏誦讀朱

近齋集 卷四
書病發乍輟小間輒繹者數十篇近以時屬肺衰慮生他疾姑閣置閒坐度日心氣自舒固不害於頤養之節而若或過此因循則亦恐流於怠惰之歸矣然古有徐元德大病新復讀書未罷朱夫子教之以歇得數月爲佳由是觀之君子之所患正在於不能平心養氣甥雖愚昧豈爲妄犯慎疾之戒而勞弊精神於簡冊上耶至若科文事前此蓋亦隨衆爲之而今則試期姑遠功令程式方非急務况得失未必專在於此素志亦不好此者乎先輩所謂七分窮經三分做舉業者正俗儒之不可不知而顧此卑陋亦未及

此幸有以教導之也

上茗泉金公

時祭

執事此行實關世道不勝嗟吁嚴程迫曛終失拚別迨用悵惘之至伏未審炎熱何以撼頓而體候神相否水土之惡雖是舊所閱歷衰暮之年有異昔時遠誠馳慮不能少弛也惟以古人去若清涼之義仰期於執事耳餘不備

上茗泉金公

伏聞執事受賜環之命李師中詩末句非虛語也而况聖心有感於斯歲特施宥典瞻聆不勝欽聳

豈獨私爲執事賀哉伏想六年海上處之怡然容貌
髭髮無損平昔否顧此所住去軒屏不遠卽欲趨拜
以展鄙忱於積違之餘而方有憂冗姑未遂計伏悵
何已自餘只祝對時珍衛

上仲舅石隱俞公

彥民

高牙纔啓忽遭臺言驚惋之極不容盡達誰爲敲撼
之計而釀出此輩耶留守非權要之職而爭奪已如
此世道吁可怕也去就之節似當陳疏求遞而若自
朝家不許則恐積費撕捱也官爵得失付之悠悠毀
言之來何損盛德而第於卑懷竊有區區慨惜者沁

都本是 國之金湯自丙丁以後尤宜有懲毖之謨
不可以太平而或弛則守其地者委寄甚重而非賢
奇才猷莫可堪任也明矣吾舅氏初膺 聖簡實屬
衆望則其於盡職之道撫綏軍民修治城池當已蔚
有良籌將見人和益固天塹益壯爲異日緩急之恃
儒將之有補於 國家必大矣方且以此顒俟而不
意忤忌者沮之使不得一日少試其方畧爲公咨嗟
寧有其已至於一登摩尼賦得好詩句之終被魔戲
亦屬餘事有不暇深歎耳

上止庵金公

亮行

嚮時納拜所館適值調攝未能從容承誨其後欲再
進薰炙而有采薪之憂不果方且竢少間動身而行
塵已遠矣引領瞻望曷勝悵恨伏惟初寒道體神相
貞吉伏慰之至 講筵登對多所建白有足以慰一
世拭目之望而曾未幾何以疾辭歸胤源愚昧雖不
敢與議於大君子出處之節而若其願留之意惜去
之心未嘗不與輿情同其咨嗟也仍記胤源之獲拜
床下在乙亥春而于時杖屨旋去都下未及執書而
請益其後胤源汨沒於疾病喪故不克一馳謁供灑
掃於門下瞻望門屏杳如星斗徒切嚮風之思何幸

乃者復瞻德容髭髮盡白之中猶可識舊時神觀矣
屈指中間流光鼎鼎倏已二十五年而長者之道德
彌見高邵已造精深純熟之域小子之學業迄無寸
進只得依舊童騃而已於是仰而感俯而愧退而猶
耿耿也晚生後輩之親接有道誠知爲難得之會竊
欲以平生不決之疑終身可行之道一請教於在館
之日而竟又未能也區區此恨自結于中近者家弟
準源以謀生計拙流落就寓於黃驪之下兄弟分離
私情萬萬鬱陶而惟以渠之得卜仁里依歸有所爲
喜亦自幸其憑因問候時承德音有路也倘蒙不以

爲鄙辱賜教誨則誠愚陋之大願也謹奉書以修起居之禮不備

與鳳麓金公

履坤

西南爲陰方東北爲陽方者文王八卦方位然也巽離坤兌位於西南則西南非陰方乎震艮坎乾位於東北則東北非陽方乎乾本在上而却在下者陰陽易位而交也此後天卦位之所以異於先天也朱子答袁樞曰冬春爲陽夏秋爲陰亦是一說夏之爲陰如南之爲陰方冬之爲陽如北之爲陽方復何疑乎先儒有云南爲地之陰北爲地之陽此說可信而徵

也

答蠡齋金公

履復

妾爲女君服齊衰不杖期當從備要之文世有爲齊衰三年者則未見先輩說果何所據也恐是俗見之謬誤也

孫婦喪雖未葬喪出他所而又過成服則不可引同宮之例而廢祭凡朞大功葬前行忌墓祭一獻無祝卽先賢所定也長孫婦服雖小功旣是門內之喪依朞大功例葬前祖先忌祭以單獻行之則不備禮不全廢似爲得中未知如何

與金公

詰行

不行遣奠歸而更思之於愚意殊覺未安蓋雖有溫公說此則實指喪柩自客土而歸也元非今日可引以爲例者况溫公所言至葬乃備此及下遣奠禮云者實通祖遣兩奠而言也如用溫公說則祖遣兩奠皆不行之可也而今欲只行祖奠不行遣奠果合於溫公之禮乎祖奠則行於此遣奠則行於彼未見有先儒所論的確可據者而哀丈欲斷然行之愚誠不知其可也洪州雖曰故鄉旣無屋廬喪行停柩不過只是墓奴家或村人家而今乃用自他所至家之例

無乃誤乎喪旣在於京第發靽當具儀文而今乃不設遣奠但設祖奠而行有若自客地返櫬者然尤豈不大爲未安乎哀意雖以遣奠祝往卽幽宅之語太預爲嫌而此則恐未必深拘也何可以此遽廢其當行也愚意祖遣奠皆如禮行之於發靽之前而自洪鄉停柩所臨葬又發靽時不必再設也如何如何崔碩儒問自家發靽又成殯于他所葬時又發靽祖奠初雖已行又不可廢乎慎齋答曰初旣行之似不必再行此問答雖只言祖奠而實則遣奠亦在其中矣

與金公

殤喪祔祭更考禮書皆無的然可行之證蓋古者殤喪初無虞卒哭見小記註至開元禮始行虞而亦不立主至程朱始言立主而亦無卒哭祔之文大抵殤者與無後者并班祔既已祔食于祖廟則祔祭固似在其中而但據開元禮既虞撤靈座無卒哭一節則卒哭明日祔之文恐無所施矣愚故以為殤喪祔祭未見其必可行也

至於祔廟告辭玄石答退憂堂書問以為雖不敢直行祔祭殤主人廟時恐當有告禮行事之節云云觀此則當有告辭而但不可用喪期已盡之語蓋殤喪本無練祥也

與密庵金公 砥行

去月適館承誨剪盡二夜燭矣其間津津入耳無非性理之論比仲秋造門時所聞益多心充然如有得也此會雖偶成而其樂實難朽伊後欲奉咫尺之書以見慕悅之忱而迄未果焉則雖曰病也亦是懶耳還不勝悚仄之私晚寒斗劇伏惟味道起居神佑安和瞻慰傾嚮無任鄙悃世下生侍奉粗遣所讀方連觀大學姑未暇及於他書一卷之書也而數月溫繹

近齋集 卷四
尚不能通透其微奧則其鈍根可知也然朱夫子嘗
曰一生精力盡在此書則其難蓋如此後學如不佞
其可卒然究得哉惟當積久玩索漸次覺悟不敢求
其速效而但見今所憂不惟在於難知實亦在於難
行竊自點檢此心人欲多而天理少自欺之患有
之病偏僻之失皆不能免焉大學自大學我身自我
身真所謂只將誠意正心吟咏一餉者也撫躬惕息
至於汗出造詣已深踐履已熟如下執事之賢宜思
有以教導之也已立亦欲人立後覺必資先覺伏願
推其有餘以濟人之不及終揀拔於迷塗之中則誠

區區愚陋者之幸也不備

與密庵金公

舊歲伏奉長牋賜答欣感無任而說話儘多非倉卒
間所可仰復者未能卽其便修謝可蒙諒察否三陽
已開伏惟道養增吉愷悌多福仰用喜賀一倍馳誠
長書辭意謹悉論學詳密誨人諄懇至于聯紙累牘
而不已曾傳之規模朱書之義理舉一筆而盡之矣
擎讀周復耳目俱開心亦因而益充焉毋論此身之
承當與不堪承當卽此而有以見執事經驗之熟蓄
積之盛益令人歛衽起敬歆慕歎服也胤源稟質素

愚求道且晚幼既無小學之養長而無填補之工始困於舉業中溺於文辭橫馳旁騫者殆二十餘年今而後欲反之於學而未能也性理諸書非不粗讀而汎濫涉獵依俛看去精微蘊奧百不一通日用行事非不粗飭而褊急固滯隨處爲病言語動作十輒九失蓋其習尚之麤氣質之偏有未易矯揉者以茲不逮之資實無適道之望而亦嘗聞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訓不敢自畫暴棄而所未忘於斯道者則有之但其立心不誠用工不切觀大學數月自省無一事彷彿於書中所云者則掩卷而茫然撫躬而惕然於

是又欲聞當世君子之議論得有警策於陳編古紙之外以爲勝讀十年之資敢以所自點檢者畧發之於執事之前而不自知其醜之露也及得回教稱而獎之誘而進之有若真有體驗之實者然已不覺增其愧赧而况又責之以克己復禮希聖希賢之事是於不佞非所當施者倏僥之千勻不足以喻其重顧何由任而致之乎雖然執事旣不鄙我而謂可與語道矣雖懦衷亦知所以感發矣請以近來所自範圍者而悉陳之仍以復求斤正焉竊嘗聞學問之道必先於致知而致知之方多在於讀書故學者所以講

究經傳必求其成法之所在也讀書雖多而行爲不實則與不讀無異也故學者所以體察身心必踐其道理之當然也然雖欲讀書立行而無敬以爲主則天下義理無安頓處故學者所以必貴乎居敬而先培其本根也學問之道雖多端而其大要不出乎此三者而已爲學之初窮理固不可不急而自念精神昏短器量淺小於無限事物無窮義理不可一朝盡悟非顏子之明睿而欲聞一知十難矣方欲零星湊合分寸積累以爲辛苦生活若夫豁然貫通大寐得醒時節有不敢預期也知之不真則行之不力而若

待知盡而後行則無可行之日故欲一邊窮格一邊踐履以爲雙進之道於省察克治處粗思自勉而惟其軀殼所生之慾血氣所發之怒最是難克慾與怒不可卒然扞絕方欲節之又節制之又制使毋得縱肆若夫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境界有不敢徑議也至於居敬則四肢已習於安佚固難終日危坐體無敲仄而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則不可不檢束筋骸用道家活腰之法亦有外自矜持內實昏昧者則惟當表裏交養以免夫黑地居敬而客氣侵撓浮慮橫生常活易動之物不可硬加把捉方欲畧畧提撕平平

近齋集 卷四
存在庶幾久之自熟若夫惺惺不昧鑑空衡平地位
有不敢遽言也只當以先難後獲爲心欲速不達爲
戒俛焉孳孳盡吾之力而已凡此皆於程朱諸說畧
有窺測而常患未能行之者也今盛論論知行而有
今日明日之說則是有漸次之謂也辨理欲而有持
守悠久之說則是無間斷之謂也有漸次無間斷卽
所謂欲速之戒先難之方真是正當節度而其中必
行必不行云者則於義利交戰之際斬截機鋒尤使
人警省處及其結之以讀書以字句存心自幽獨敬
貫始終者則又不出乎向所謂窮理居敬力行三者

而無不與程朱諸說相符實爲學問之大要益信此
外更無別法也依此行之足以終身而有餘何敢復
求他神奇要妙之術如買菜求益者之爲哉所論言
不當理者乃自謙之辭耳然如賢文以清剛之質兼
精篤之工於此三者誠無難矣顧愚鈍荒惰者其何
能及此天稟未純無小學培本之工氣質熟習之蔽
膠固纏牯無本源之可據無根基之可立者誠如來
諭除非大段用力廝殺血戰則終難有成而其如懦
而無勇何哉大抵立心真實則如劉元城之平生一
箇誠字讀書通透則如尹和靖之如誦已言切問近

思則如謝上蔡之只去箇矜過失必改則如劉屏山之不遠而復變化氣質則如呂東萊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如是然後方可爲學問而正坐無此工夫故迄未有進也甚自慨歎世之學者不能實用其力而徒尙言語文字者多竊所持戒而今於勤教之下亦不可終默茲敢覩縷如此恐亦徒爲空言耳尤不任愧悚悶懼之至不備

與密庵金公

澄治完養豈敢不用工而客氣躁習難猝除去自省於利慾上雖無大段炎劫而至於安排布置之意自

占便宜之私亦不勝其多則澄治其可易得乎於言動上雖無大段輕妄而至於激處之忿忙中之錯亦未免時有則完養其可易成乎弱質善病亦足以妨工而害事安身然後百事可做故竊嘗慕孔子慎疾之道孟子養氣之訓而顧治心昧方苦多思慮居敬未熟輒患流轉志氣常爲血氣所勝故種種病痛由此而生此平日所嘗自憂悶而不能變化者也今執事乃引程子事而使之取法又以持志無暴守約等語教之誘之使之從事非執事愛我之厚豈惓惓至此哉愚雖不敏謹當佩服而自勵焉

別紙

大學如保赤子一段是說動化不是說推蓋此段承上文成教於國而言立教之本則教是動化而非推矣雖以如保之如字看作推而如字恐當輕看傳者之引康誥只取慈幼此是引經之活法不必滯泥且雖以推廣之推認作推愛子及於民而推廣之云者亦言推廣於一身之內非言推以及人也然則此段之只說動化可知矣至於或問則分明說及人之推此與章句不同處章句或問先後之別未詳而或問先於章句則章句當爲定論章句先於或問則或問

必是餘意此等處只當見其有異同之分而不可強合而一之也任上舍論章句此段以爲不說推者正與鄙意相契而但以或問與章句滾作一意看者竊恐未然其說曰程子有言以下只解書經本義非所以正解大學傳之言此以下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者亦承其上解書之意而言之故如此非直以大學爲推似皆考之不細也書經本文無雖不中不遠之語而惟大學有之則或問中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者實解大學何以謂只解書經也書經本義當別爲讀書

近齋集 卷四
者言之耳何必重疊言之於此哉且朱子釋經法往往於所引古書雖有先解其本義者及至傳之言此以下則當直解其傳義必不連貼上文而一意解去也其明夫使衆之道云者分明以大學爲說推何以謂非直以大學爲推也以愚觀之或問終是說推敷演本文之餘意與章句不同矣大抵治國說動化平天下方說推雖有分界亦不可截然而不相入則治國之道亦當有推誠如執事之論然傳文正意則當以動化看此則前日面叩時已蒙印可而但識其端而推廣之之義猶有未可的決者蓋此推字固非及

人之推而雖以推廣於一身之內言之亦有二義一則因慈愛之心而觸孝弟之天一則孝弟慈皆當識其端而推廣之由前而言則自慈而達于孝弟也由後而言則是於孝弟慈皆擴充其本然之量也實有不同而後說似優故曾以此兩說並舉仰質而執事以自慈而達于孝弟者爲是以擴充其本然之量者爲非愚於此終未能釋然蓋此段卽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則固欲人之因慈愛而知孝弟然至於推廣二字則實謂慈當識其端而推廣之孝當識其端而推廣之弟亦當識其端而推廣之如孟子擴充四端

之意推字便是充字非如舉一反三之推矣如以此推字謂之自慈而達于孝弟則是舉一反三之推矣何以知此推字之爲擴充之義也其上句所云立教之本卽並指孝弟慈三者則其下識其端之端宜非獨慈之一端而是乃三者之端緒也旣是三者之端緒則所謂推廣必是三者之皆推廣也旣是三者之皆推廣則推廣云者卽只於一事上各用其推廣之工耳非謂由慈而推諸孝弟也此是發明傳文言外之意者盧玉溪以爲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孝弟慈是已觀乎此說則可

知所謂端是三者之端緒非慈之一端矣未知如何

與密庵金公

別紙垂諭如保赤子之義甚精且詳牖迷可幸大抵此段元多可疑章句語簡難曉或問與章句又有異同此所以議論之不能歸一也如保赤子固非及人之推而章句小註朱子說亦有曰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則是又說及人之推誠似可疑然小註此說亦當以餘意看如或問之例則可得區處而但今所論辨不在於推而及人與推廣於一身之內之分而在於推慈廣孝弟與三者皆擴

充之別則此正肯綮所當熟思細量務歸十分無疑之地請畢陳愚見之前所思量者而仍及於盛論之一二更商處可乎當初鄙意之以推廣二字爲擴充三端者非以心誠求之爲工夫也亦非以保赤子之心必待推廣而後方得不中不遠也蓋以傳文雖無擴充之語而章句有擴充之意是傳文言外之意也如經文首章無發字而章句曰因其所發正心章無敬字而章句曰敬以直之此皆大文言外之意使人有用工下手處耳以此例之則如保赤子之傳文雖不言工夫而章句則安知其不言工夫耶故嘗讀此

章句以又明立教之本看止不假強爲是正解傳文自在字止推廣之耳別作工夫看是發明傳文言外之意如是看得故竊以推廣二字爲擴充之義也前書未及詳告此擴充所以爲傳文言外之意之曲折故執事認以胤源誤看傳文作擴充之義以心誠求之爲工夫也此則胤源辭不達意之罪還切悚恨夫保赤子是自然之天不學而能者傳旣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其無待於用工愚亦豈不知之哉然赤子一句雖言慈愛之端而非足以盡慈道之全蓋上文只言慈不言慈幼則此慈字本非獨謂保赤子之

慈而已人之於子也自襁褓至於成童成人無時不
慈愛焉而慈亦有許多般道理則止慈之道亦豈保
赤子之所能盡哉至此段乃以保赤子言慈者特以
鞠育襁褓爲慈道中最先而亦以其不能言之時知
其所欲若難而實易者尤可見其自然之天也非謂
慈道之全止於保赤子而已愛子之道如愛而能勞
教以義方無非慈也則豈獨襁褓之兒啼而抱飢而
乳之爲慈也哉保赤子人皆可不學而能而止慈之
至善最稱文王則衆人之於慈固有不充其量者矣
然則保赤子之心雖不容勉強而若其止慈之能盡

其道則亦豈可全無用工乎孝弟實自然之天而物
欲所蔽亦有不充則慈愛豈獨不然朱子嘗以爲孝
弟能守而不失者鮮保赤子罕有失者旣言罕則亦
有失之者矣保赤子之心雖不失而慈道之全則未
必能盡故欲其因保赤子之心自然發見之端緒而
擴充之以盡止慈之道如孟子所謂擴充四端云爾
此以工夫言與保赤子之本心不學而能之意似無
相妨愚見固未知其的然而亦可備一說耶然初
非敢自立已見只欲悉獻所疑而前書奉質後竊復
思之前所解說似有推之太過之病傳文上段旣并

近齋集 卷四
言孝弟慈三事而至此段獨舉慈爲言則章句推廣二字亦當以舉一反三看最爲平順不必延及傳文言外之意看故欲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而今承所論乃引止至善章章句推類以盡其餘之訓以證此段舉一反三之推此誠有據謹當從之而至於以如字爲推之謂者是愚之信不及處書經之如字本爲愛民如子而執事將此如字作孝弟如慈之如字此則何害而如字不必如是重看傳者之引康誥只取保赤子之語而如字只以其本文帶來耳非取如字明孝弟如慈之義也今以如字看作孝弟如慈之如則

雖似緊密反欠深遠蓋經傳之文包含蘊蓄有不盡之味此段上文旣並言孝弟慈則其下似當連續並言之而却不言孝弟只言慈則讀者自可知其舉一而明二何必以如字爲孝弟如慈之如而後始可知其爲舉一反三之推耶若然則已露矣無包含蘊蓄不盡之味經傳之文恐未必如是也若使康誥無如字只曰保赤子而大學引之則將未見其爲舉一反三之推耶今以至善章五止之文觀之雖無夫婦長幼如仁敬孝慈信之語而亦可以推類而通其餘則如字之有無似不甚關於此段推廣之義未知如何

或問既是及人之推而章句之推廣可以言舉一反三亦可以言擴充本然其中必有正意今不決定而却欲作三截看則不亦支離乎擴充之說雖捨之而或問與章句終不可合故竊敢疑其有先後之別也所謂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詳之者恐不足以爲章句在先之的證也雖或問後於章句章句屢經修改誠意章之改在於易簣前三日則安知他章之改亦不在於或問已作之後乎雖先作或問後作章句兩書已成之後文有詳畧則曰彼畧而此詳語勢亦或如此至若先讀傳文次章句次或問之說只以其讀

書次第言之似不必以此而爲成書先後之證然旣曰或問乃註脚之註脚則或問當以餘意看愚所謂餘意者如所謂餘子餘事之稱非謂有苗脉而足說之也蓋謂其別是一義也然餘意二字下得未穩改以旁說無妨耶愚非敢以章句或問有先後而輒取舍之如初晚之分朱子之於兩處立言各異者恐是兩義皆通不妨並存之意似宜兼看而以動化爲主然此章孝弟慈在治國者爲動化在國人則爲推蓋動化於孝則當言事親而却不言事親只言事君者由事親而至於事君故事親固無待於言矣由事親

而至於事君由從兄而至於事長由愛子而至於使
衆莫非推也則在國人不可不以推言矣無乃或問
之說及人之推從國人一邊而言之故如此耶愚見
則以爲在治國者爲動化在國人爲推而盛論則欲
通治國者與國人而同謂之推此又小異此段文義
如是多疑終難強爲之說也幸乞更賜明教以解此
惑焉

與密庵金公

前書敬覽不待更諭已槩知教意所在矣細而不大
拘而不活愚誠有是失宜執事憂之而有是戒也然

初非敢以傳文章句或問爲截然而不相通只欲於
同中見其異異中見其同耳而其所謂異者亦非如
黑白矛盾之謂也則恐不至於爲弊不少如來諭所
憂矣但鄙書中章句或問終不可合之終字覺有未
安蓋聖賢立言所指雖若不同而究其歸則一而已
故必析之極其精而亦合之盡其大豈可徒析之而
終不合哉此語當思改之而大抵章句或問固多不
同處如經文明明德於天下章句以爲在人之明德
或問以爲在己之明德傳文作新民章句言作其己
新之民或問言作新其民只用康誥本義此等處豈

可全不察其不同之曲折而汎稱之爲同乎若夫橫
豎說去打成一片乃學問已熟者之事非初學之所
敢遽望也優裕寬暢四字極好學聚問辨寬以居之
易已有訓矣敢不留心後書所開示尤纖悉備具剖
析疑義不啻如利刃之破竹足令蔽暗者祛惑不勝
欽歎三紙層累滿幅浩穰有未易一一領會而摠其
大要則只是以此章爲兼該化與推而以如字爲孝
弟如慈之如字也愚於此有從其半而不從其半者
請將此意畧效仰復此章之兼該兩義愚亦非全不
思量而當初會疑欲全主動化者實本於朱子說蓋

首段小註有曰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
於國保赤子下小註又曰此且只說動化爲本未說
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此皆朱子說而的然可據故
不欲以推已及人之義入於本章看而或問說推之
文以餘意旁說看矣今承所論直以爲原章實兼化
推治國章則化爲主義推爲餘意平天下章則化爲
餘意推爲主義此正說得周匝鄙書中從國人一邊
而言推者亦覺傾仄不安不如通治國者與國人看
然則朱子所謂未說到推者將如何解之耶雖未直
說到推而實包推意耶且曰後方全是說推則全字

亦可見治國章之畧有推意耶如是解去則此段之義似可勘定而至於如字之爲孝弟如慈雖蒙屢賜指教而終未能釋然非鈍則妄也旣以犯手勢見責則惶懼宜不容復言而第有滯疑亦何可不卒其說乎來諭曰大文若必不言推意則章句又何爲而必說推意雖朱子捨此如字則無緣說推廣之意此恐未然止至善章果有何推之之語而朱子於章句有推類以通之訓乎前嘗舉此以告而乃猶未蒙領察者何也康誥本無如字則大學不當引之者亦未見其的然蓋引用古書有斷章取義之例緝熙敬止之

止詩經本作語助辭而大學引之爲止至善之止本文虛字旣引作實字矣亦安知本文實字不引作虛字乎凡引古書之文必欲其字字相合則非活矣若必求其巧合則是將以康誥如字本義直是孝弟如慈之如而後大學方可引之而本文非孝弟如慈之如字則大學猶不足以引之也非徒康誥本無如字則大學不可引之而已也文義之淺者固不可鑿之使深而今此如字之作孝弟如慈之如語意終似迫切此愚所以欲活看者也如字輕看則此段中全無工夫云者誠似然矣而傳之釋經固帶得工夫意思

近齋集 卷四
然一傳中累段何必段段每言工夫耶且上段孝弟
慈並三所以既作推義如執事之論則此已言工夫
矣又何必於此段重言工夫耶愚見如此不能決然
從盛論而亦何敢自信也惟當徐徐更理會耳一事
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者程子之訓也讀書亦當用此
法姑置此段而別講他條爲可耶鄙書中在治國者
爲動化在國人爲推動化字與推字非易置也動化
字以使人動化而言故作治國者事矣動化字未瑩
改以教字如何本不閑於劄疑註脚之文故下字每
未穩愧歎

近齋集卷之四

